



闽台民俗散论

◎ 赵麟斌 主编



海洋出版社

闽台民俗散论

赵麟斌 主编

海 洋 出 版 社

200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闽台民俗散论/赵麟斌主编.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 11
ISBN 7 - 5027 - 6704 - 5

I. 闽... II. 赵... III. ①风俗习惯 - 福州市 - 文集
②风俗习惯 - 台湾省 - 文集 IV. K892. 4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5715 号

责任编辑:白 燕

责任印制:严国晋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mm × 1168 mm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1 ~ 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发行部: 62147016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福州，依山傍水，人杰地灵，是一座环境优美、历史悠久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两千多年的沉淀和锤炼，福州人民不仅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近代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也创造了多元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正是福州民俗文化的真实写照。

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由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和不断发展的，其具有浅显易懂的文字形式，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影响面广，生命力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百姓喜爱，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愉悦身心，陶冶情操，规范行为，促进三个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已经发挥和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福州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原特色，也具有独特的地域内涵。深厚、丰富、奇特、精湛，是一个值得不断发掘的宝藏。随着几百万和几十万福州人到世界各地和全国各地创业定居，福州民俗文化传播面广，与当地文化结合，有了不少创新，推动了民俗文化的发展，形成了新的分支。

研究过去，是为了指导未来。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是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决策。各方专家学者，不负众望，在不长的时间里对福州民俗文化的历史渊源、阶段划分、民俗形式进行了多层面、全方位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这部论文集的出版，是福州民俗文化研究的新的开端，新的认识，它必将起到集腋成裘、抛砖引玉的效果。这一成果也使我们

体会到，依托高校和科研部门，建立专门的研究基地，会取得快出成果多出人才的双重效果，这对于其他民间艺术的抢救和保护，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适逢盛世，面临经济和文化双繁荣的难得机遇。我们要从历史文化中不断汲取精华，汲取营养，培养乐观豁达的胸襟，自强不息的精神，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为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挑大梁、树形象”发挥应有的作用。

陈扬富

2006年6月3日

(作者系福州市政协主席、闽江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

序二

民俗，笼统地说，是指广大民众的风俗习惯。作为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民俗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沟通着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研究民俗文化，无论是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还是保持当今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与传统民族文化之间的和谐统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是一个民俗文化大国，民俗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民俗文化热”，民俗所体现出的历史、地域环境特色以及人文精神，使越来越多的民俗学家乐此不疲，孜孜以求，民俗学成为一门显学。福州作为一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经过千百年广大民众的共同创造，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且又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成为中国民俗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古人就明确提出了“地分”（按不同地区划分民俗民风）的概念：“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就现实而言，影响各地区民俗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大因素，一个是自然地理环境，一个是社会历史结构。

众所周知，福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闽江下游平原，三面环山，东面临海，境内山岭耸立，丘陵起伏，平原面积狭小，因此，向海外拓展成为福州的传统，也成为福州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福州偏处东南一隅，每每中原动乱，便有大量中原居民南迁。从历史上看，中原人入闽始于汉代，大规

模的南迁则分别发生在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唐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以及唐末五代和北宋靖康年间，南迁入闽的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艺和文化习俗，既促进了福州地区经济开发与发展，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福州本土的闽越文化相互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两宋时期，福州已经占据福建乃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地位。时人评述：“今世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张宁在《谕除知福州府到任表》中亦言：“忆昔瓯粤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元明清时期，福州民俗文化融会了外来的中亚、欧洲以及东南亚文化，更是异彩纷呈。到了近代，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及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毋庸置疑，对福州民俗文化进行历史地、具体地考察和研究，从地区民俗文化的特殊性中挖掘中华民俗文化的同一性，让世人对中国优秀文化有更多、有更深的了解，从而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心，都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们出版了这部论文集。

论文集的内容，基本上是围绕福州民俗文化及海峡两岸民俗文化的比较而展开的。因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对全国以至海外的读者认识福州、了解福州的民俗文化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我们殷切希望论文集的出版，能够在推动福州乃至福州民俗文化的研究和普及，加强海峡两岸文化交流，进而激发人们对福州民俗文化财产的保护意识，构建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尽绵薄之力。

赵麟斌

2006年6月3日

（作者系闽江学院副院长，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 次

福州民俗

论福州民俗文化的渊源	黄启权(1)
试论福州民俗对主流民俗的传承与变异	徐心希(9)
福州岁时风俗考	官桂铨(33)
福州茶文化习俗述论	刘丽君(79)
从现存石刻看福州风俗	陈 静(92)
福州榕文化新探	韩 琴(102)
浅议福州生产民俗的发展和家庭关系演变	陈 东(118)
从三坊七巷看典型的福州传统民风民俗	郭秀清(127)
宋代闾山派巫法与早期妈祖信仰	徐晓望(141)
基督教会与近代福建社会习俗的改良	杨齐福(160)
明清的福州港与妈祖信仰	孙清玲(173)
从《闽都别记》中看闽都古代女性的生活场景	张晓梅(186)
天后信仰覆盖下的清代福建女神崇拜	毛晓阳 金 魁(198)
明清福建停柩不葬习俗述论	王尊旺 王 篓(223)
福州疍民民俗文化刍议	林秀玉 黄 云(239)
福州地区水上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及其时代变迁	杨济亮(258)
从临水夫人信仰看福州民间信仰的特色	薛 青(274)
传教士笔下的近代福州民俗	李 颖(289)
移民、寺庙和民间信仰	李志鸿(300)
温泉民俗文化的传承	林 格(310)

-
- 民俗文化保护与旅游关系探究 王华南 谢在华(321)
拯救福州话 创建文明城 黄建生 黄江(335)

闽台民俗

- 试谈闽台民俗之缘 方炳桂(350)
略论闽台民俗史的分期 方宝璋(364)
简述明清时期闽台海岛民俗 卢建一(377)
论闽台地理环境对民俗的影响 王宏(389)
海峡两岸漆艺文化探源 骆文亮(402)
试析闽台螟蛉子习俗 黄清敏 周明(416)
后记 (429)

论福州民俗文化的渊源

黄启权

(福州市博物馆编审)

摘要：福州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既植根于中华大地，又离不开福州本身的地理和历史，也离不开周围的影响。它和整个福州文化一样，源流主要是古闽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文化。

关键词：福州 民俗文化 源流

民俗文化来自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就是说，凡有人类，则渐有群，而群中多数人的行为、爱好、语言、习惯，常于经年累月、不知不觉中，相演相嬗，而成为一种风俗，即民俗。

民俗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如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的影响，还有宗教观念、宗教情绪及宗教生活的影响等。反过来，民俗又一定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1]所以，民俗文化研究在打造文化强市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民俗包括的范围十分广范，有生活习惯、生产习俗、礼仪习俗、社交习俗，时令习俗，以至道德风尚、民间信仰等等。通俗地说，凡衣、食、住、行、婚、丧、喜、庆皆属于民俗。福州的民俗丰富多彩，其中有淳朴而生动的，有浪漫而美妙的，有现实而功效的，有神秘而怪异的，当然也有愚昧而可笑的。研究民俗文化不仅要去粗取精，而且要探古研今，古为今用。

“古今风俗，皆有渊源。”福州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既植根于中华大地，又离不开福州本身的地理和历史，也离不开周围的影响。它和整个福州文化一样，源流主要是古闽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和海文化。

一、古闽文化

福州先秦时期的历史，是闽族和闽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明，闽族是福州地区地地道道的土著先民。他们就是壳丘头、昙石山的主人。

位于平潭县平原乡南垄村的壳丘头遗址，是福州乃至福建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5 500~6 500年。^[2]当时先民的生产习俗主要依靠讨海，辅以农耕和狩猎。闽侯县甘蔗镇恒心村的昙石山遗址，则是中国东南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代表着闽族先民的民族社会文化，距今4 000~5 500年。当时先民已进入原始农耕生产，辅以狩猎、捕捞，同时掌握了原始纺织技术；而且几何纹陶进一步成熟。^[3]这里相当于先秦典籍与古代方志上记载的闽族或“七闽”活动的区域。“闽”最早见于《周礼》的“夏官”、“秋官”，它作为一个方国与族群，出现于中国东南方，其存在比浙江的“越”更早。^[4]他们以蛇作为图腾来崇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东南越，蛇种。”指的就是这个。蛇的崇拜与龙的崇拜并不相同。这应该是“闽”的原始民俗文化；还有“拔牙”的习俗和喝汤的爱好。这些都给后代留下了影响。至今福州地区乡村还有蛇王庙；闽菜菜谱中还特重于汤。

二、吴越文化

《史记》和《汉书》上都记载：战国中期（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践六世孙无彊被楚威王打败，越国瓦解，越王族分散在江南海边，各踞一隅，有的称王，有的称君，其中一支航海南奔入闽，同原有土著的闽族人结合，成为“闽越族”，也称“闽越人”。《春秋集览》云：“越人居闽地，故并称闽越地。”越人入闽，带来了吴越文化。^[5]这对福州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民俗文化也不例外。

从生产习俗看，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水稻种植很盛。《吴越春秋·勾践外传》说：“春种八谷，夏长而养，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又说：“留意省察，谨除苗秽，秽除苗盛。”说明当时不仅水稻的品种多样，而且田间管理精细。而史书记载，西汉初期，闽越人的生活，已是“饭稻羹鱼”，“无饥馑之患”。同样的，春秋、战国时代，吴越已成为丝绸之乡，户养家蚕。吴国季札到郑国拜访子声，赠送的礼品便是精美的丝织缟带；勾践自吴归国后，“使国中男女人山采葛”，由女工织成“黄丝之布”十万匹进贡于吴王。而《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江都王建“遣人通越繇王闽侯，遗以锦帛奇珍，繇王闽侯市遗建葢葛、珠玑、犀角、翠羽、熊、奇兽”。^{[6][7]}可见吴越对闽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代，吴越的青铜戈剑铸造术，堪称绝技。而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期间，闽族人也懂得冶炼铜矛、铜剑。传说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曾聘请冶炼名匠欧冶子来福州铸剑。至今福州鼓屏东侧还有冶山和欧冶池等遗迹。这反映福州的冶炼技术是从吴越传来的。到了西汉时期，福州已有铁制的农具、工具和兵器十多种，使用得很广泛，普及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6][7]}

从民间信仰和生活习俗看，史载“越人俗鬼”、“祠天神上帝百鬼”。为了破吴，越大臣文种向勾践献计，第一条便是“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这一点对闽人深有影响，至今不衰。“断发文身”是吴越之地的奇特风俗。《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越王勾践，剪发文身”，“越人被发”，这是由于居民“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6]这一习俗同样影响到闽人。

再从语言文字看，吴越自成系统，吴语大有别于荆楚之地，其语言主要特点在于有清浊声母之别，有短促的入声，声调多至七、八种。^[6]这一特点在闽语中也有表现，福州话有入音（也有人声），同样有别于中原方言。

三、中原文化

位于闽侯县鸿尾乡石佛村黄土仑遗址，距今3300年左右。它以几何印纹陶为主，制作精美，选型奇特，具有强烈的仿铜作风，代表着闽江下游一种受中原青铜文化影响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如陶鼓，就与湖北崇阳出土的商代铜鼓相似。陶镜的文化渊源也可从青海“齐家文化”、安阳殷墟妇好墓以及陕西宝鸡和凤翔等地出土的铜镜中去探求。^[8]

闽侯县竹岐乡春风庄村边山出土的汉墓也证明，至迟在战国中期，楚人已来到福州定居，其中还有楚贵族，随之而来的则有楚文化。^[8]

史书记载，自汉以后，中原人民三次大规模入闽。第一次是西晋末年，中原板荡，“衣冠南渡，八姓入闽”；第二次是唐末跟随王审知兄弟入闽，所谓“十八姓从王”，实际有三四十姓；第三次是北宋末年至南宋，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原人民

纷纷南下。这三次中原人民与福州人民的大融合，很大地促进中原文化传入福州。到了南宋，闽越人与汉族人已经完全同化了。^[9]

所以，至今福州的民俗文化的主体部分仍是中原文化的影响。

一是岁时节俗，从新正贺岁、元宵观灯、清明扫墓、端午龙舟、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起直到过年团圆等等大多与中原一致。所不同的只是正月廿九的拗九、七八月中的半段和冬至的搓圆。

二是宗教文化，儒、道、释三教都从中原传来，不过闽地曾发展为“三教合一”；至于俗神信仰，从灶公、关公、财神、土地以至泰山文化，都来自中原。

三是方言的根源也多在中原，而且至今还保留着相当多的古音。据查证，至今福州话与中原古音相同的如：春秋战国时的——多谢、手下、不中用；魏晋时的——见怪、音信、过世、一顿饭、后生子、相骂；唐代的——亲家、欺负、嗔饭、点心、快活、寄信、郎罢、摘茶；宋代的——洗面、草鞋费、波等等。^[1]

特别是民间传说《田螺姑娘》，既有吴越文化，又有中原文化的痕迹。这个故事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流传，但大同小异。浙江绍兴地区和陕西三原地区都作“画中仙”，天津以南运河地区则与杨柳青年画相配合。长江流域称为“田螺娘”，广东东莞又称“蚌壳的七郎”；恩赐故事的男主人公都只是捕鱼人，贫穷的男子汉或贫穷、单身的渔夫。^[10]唯有福州早在明万历年间徐渤《榕荫新检》中就有“螺女炊爨”，而且姓名籍贯皆详。略曰：谢端，侯官人，少丧父母，年十七八，恭谨自守，夜卧早起，躬耕力作。偶得一大螺，以为异物，取归，贮瓮中。畜二十余日，端每早至暮还，见户中有熟饭汤火。心疑，乃以鸡鸣出去，平旦潜归。窃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径造瓮所视螺，

问女从何来，女遑惑，欲还瓮中不能得，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怜卿少还，使我相为炊烹。十年之中，使卿致富，得妇，自当还去。卿无故窃相窥伺，吾形已见，不宜复留。”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端为之神庇，祭祀。后端仕至令长。这是螺女故事中描述较为朴素和平直的。

四、海文化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省东部的闽江口，东临大海，自古以来被誉为“环山、沃野、濬江、吻海”，因而，海外交通发达较早。志载，战国时期，吴王夫差曾率水军至闽江口，造舟于此。汉代起就有海外贸易。三国吴在此建立造船基地。唐朝这时与泉州并列为对外贸易港。宋代是全国造船业的中心。明朝对外贸易进入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七次都进入闽江口候风补给。鸦片战争后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成为中国东南的主要港口。清同治年间创办福建船政，更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9]因此，福州早有人出洋航海，以至侨居国外，至今仍是全国著名的侨区。福州在历史上屡开风气之先，其民俗文化受海文化的影响至多至深。

生产习俗方面，早在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以前，福州即已从越南引进良种占城稻，培植成功，并大面积推广。这就是后来长期播种的水稻良种“黄占”。《宋会要辑稿》载：“大中祥符五年五月，遣使往福州，取占城稻种三万斛，分给江、淮、两浙三路转运使，并出种法，令择民田之高仰者，分给种之。”可见其效益之大。明万历年间，长乐人陈振龙，克服困难，从菲律宾带回甘薯苗进行培植，试种成功，不仅使当时百姓渡过了饥荒，而且成为国内的主要粮食品种。^[7]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

福清黄檗寺隐元和尚率僧徒东渡日本后，曾派人带回大花生种在福清种植，所以，至今福清的花生都较别地为优；而且，随后花生的种植也在福州各县推开。^[11]

民间信仰方面，在海峡两岸拥有广大信徒的妈祖信仰、陈靖姑信仰，以至尚书公陈文龙信仰，都与海文化息息相关。就是天主教的传播，福州也比其他许多地方的为先。早在明天启四年（1624），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即由当朝首辅叶向高带来福州，并将他介绍给高官学者。当他第一次与士大夫辩论后，就有25人受洗礼。数年后，叶向高长孙叶高州又带头筹资，在城内宫巷建起福州第一座天主堂——三山堂。艾儒略在闽传教25年，足迹几遍八闽，先后建大教堂22座，受洗礼的万余人。至“五口通商”后，天主教、基督教不仅在福州广泛传播，而且还由教会办起一批学校、医院，加速传播西方文化。所有这些，都为福州民俗文化增添了催化剂，也给福州民俗文化注入新血液。

注释：

- [1] 张采亮：《中国风俗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 [2] 卢美松：《福州先秦史简论》，第61页，载《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 [3] 何绵山：《闽文化述论》，第2页，延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
- [4] 卢美松：《福州先秦史简论》，第64页，载《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 [5] 卢美松：《论闽族与闽方国》，第15页，载《闽中稽古》，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 [6] 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7] 黄启权主编：《福州史话》，鹭江出版社，1999年。
- [8] 曾凡：《从考古发现 福建史前社会的发展问题》，第55页，载

- 《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年。
- [9] 黄启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的主要内涵》，第 30、31 页，
载《岳溪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年。
- [10] 直江广治著，王建朗等译：《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
- [11] 杜家钟、林恩燕：《古代出国的福州人》。